

1942年盛夏，烈日下的涞涿平原蒸腾着暑气。

一个年轻的身影匍匐在青纱帐里，一边仔细地观察着远处的小镇，一边在卷边的稿纸上飞快地写着什么，滴下的汗水晕开了墨痕。

“啪！啪！”从镇子的方向突然传来几声枪响。

“鬼子还不少！”他猛地将笔和纸塞进衣袋，掏出腰间的短枪，翻滚着隐入更浓的绿色。

这位既拿笔又拿枪的青年，名叫陈辉。他是诗人，也是战士。在晋察冀抗日的五六年时间里，陈辉和敌人斗智斗勇，在频繁的战火中，留下了一万多行诗歌。他被当地老百姓称为能文能武的“神八路”，被著名作家魏巍誉为“英雄的诗人 and 诗人中的英雄”。

“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。为着劳动人民的利益，我将时刻准备为他们战死，把自己抛到战火最响亮的地方去”

起初，吴盛辉也许不会想到，“陈辉”这个名字会一路伴着自己，从洞庭之滨到红色延安，再走入平西的枪林弹雨。

1920年9月，陈辉出生于湖南常德，母亲的教导在他心中种下“精忠报国”的种子。1935年12月，陈辉升入高中不久，北京爆发了一二·九运动。彼时的中国，山河破碎、风雨飘摇，“华北之大，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”。

在进步师生的影响下，陈辉也走出教室，满怀热情地投身救亡活动。多年以后，他回忆道：“马克思列宁主义，它营救了我，它告诉我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吃人的血腥的世界……一九三五年我才十五岁，我就是一个许身斗争的社会主义者了。”

1937年7月7日，“七七事变”爆发，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，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。为避免遭到迫害，不满17岁的吴盛辉首次以笔名“陈辉”，在墙报上写下自己的第一首新诗。

“天昏昏，地暗暗，夜沉沉，路漫漫，庶子行路难！天神啊，何时把光明撒向人间！”诗歌直抒胸臆，鲜明表达出年轻诗人誓要突破黑暗，寻觅光明前途。

从那时起，陈辉就将诗歌作为战斗的重要武器了。他是这样自我剖白的：“在极残酷的斗争里，我举起诗的枪刺……永远为世界、人民、党而歌。”1942年11月，陈辉在《我的红色的小战马》中写道——

我的诗呀
你是人民的战马
又是人民的刀剑呵
你原是来自
中国农村
那黑手黑脚
胸口堆着黑毛的铁匠
手里的刀子呵
寻光！1938年2月的一个冰冷雨夜，17岁的陈辉在鲜艳的党旗前庄严宣誓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寻光！同年5月，陈辉在党组织的帮助下，由常德奔赴延安。

在延安，陈辉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，那光明而神圣的土地鼓舞着他的革命精神和创作热情。到达延安后，他写下的第一首诗歌是《守住我的战斗的岗位》——

月夜
太美丽了哟
我
想起了家
想起了故乡的月光
月光下的城墙
……
月光下
烈焰在我心里燃烧
延水
像一条闪光的带子
在远方吼叫
我握着枪
守着我的
战斗的岗位
寻光！1939年5月，陈辉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工作，担任晋察冀边区通讯社的记者。

在晋察冀的战斗生活十分艰难。日军在这里开展“扫荡”和“蚕食”，实行烧光、杀光、抢光的“三光”政策，制造大片“无人区”。

作为一名战地记者，陈辉写下很多作品揭露日寇的暴行，鼓舞边区军民斗志。他的脑海中不时浮现日寇在华北犯下的罪行；无辜群众被活活烧死，白发苍苍的老人被活埋，母亲抱着年幼的孩子倒在血泊中……

痛！心如刀绞！陈辉心中热血奔



图①：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陈辉诗选》。
图②：陈辉的部分手稿。 作者供图

涌，他渴望到前线去，真枪实弹地战斗。

起初的几份请战申请书，并未获得批准。陈辉心急如焚，湖南伢子的犟劲上来了，坚定表示：“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。为着劳动人民的利益，我将时刻准备为他们战死，把自己抛到战火最响亮的地方去！”

终于，他得偿所愿。1940年秋，陈辉打起背包，骑上战马，日夜兼程，来到战斗激烈的地方——平西地区涞涿县，担任县青年救国会的宣传委员。他携笔持枪，已是真正的战士、真正的诗人了。

1941年，陈辉已是县青年救国会的主任，带领青年游击队与日军展开游击战。

这次的鬼子与以往不同，可谓来势汹汹，调动大批兵力，采取“铁壁合围”式的“扫荡”，妄图消灭房（山）涞（水）涿（县）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和游击队。

根据上级指示，陈辉领受了“牵制石亭之敌5日，保证机关撤退”的战斗任务，配合八路军主力反“扫荡”。

石亭，一座位于太行山东麓的城镇。这里驻扎着一个日军小队和一个特务中队，共300多人。而陈辉带领的隊伍，只有60多名青年骨干，敌我力量悬殊。

怎么办？经过连日的侦察，陈辉决定趁夜色掩护，给敌人来个出其不意。正如他在《枪要出击了》中所写——

要出击了
呵，我的枪
在这月黑风吼的夜晚
我的枪呵
我把你
背在我的肩上
……
你要去
开起一朵朵红红的血花儿
在敌人的身上
一朵血花呀
是一笔血账……
他们一边组织附近村庄的老百姓转移；一边把事先印好的“给鬼子”“劝伪军”传单散发到镇子里，动摇敌人军心。

日军小队的指挥官是个疑心重的家伙，害怕游击队乘机端掉他们的炮楼。于是，鬼子吱哇乱叫着集合队伍，准备主动出击，消灭游击队。敌人很是狡猾，只派了一支先头部队出来，试探游击队的火力。

陈辉见诱敌成功，决定给鬼子下点“猛药”。他把游击队分成两个小队，一支卡住山口，袭扰、截击敌人；另一支夜袭石亭的据点，让鬼子首尾难顾。

日寇被激怒了，决定先“扫除后顾之忧”，再开展“扫荡”。于是敌人倾巢而出，全力追杀游击队。

陈辉见敌人中计，当机立断将两支队伍合并，率部进入山地。他们凭借对

地形熟悉的优势，时而化整为零避开敌人主力，时而攥指成拳打击敌人侧翼。游击队忽隐忽现，虚实莫测，牵着日寇的鼻子在山里转了5天。

陈辉率部顺利完成牵制敌人的任务，鬼子付出被击毙30余人的代价，也没闹清楚游击队究竟有多少兵力。

自此，陈辉“神八路”的美名在当地叫响。至今，陈辉智勇双全和敌人战斗的故事，仍在涞涿大地流传。

“我要给诗以火星一样的句子，大风暴一样的声音，炸弹炸裂的旋律，火辣辣的情感，粗壮的节拍，为了更好地为世界，而斗争着的世界而歌”

“我们都是晋察冀诗会的委员，都在《诗建设》等报刊上发表诗。”在作家魏巍眼中，陈辉既是自己的战友，也是一位诗歌世界里的探索者、不知疲倦的追梦者。

“就算他被敌人逼进地道，点着一盏昏黄的小油灯，还要写诗。”作家魏巍感叹说。陈辉不是为诗而诗，不是为了营造个人的象牙之塔，而是用诗去战斗。

陈辉的诗稿经历了战火洗礼和80多年岁月沉淀，如今安静地陈列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料室。诗稿盛放在一个褪色的墨绿色布面硬壳夹子里，封面斑驳残破。翻开夹子，是几个大小不一的笔记本，上面的字迹由不同颜色的墨水写成，每一首诗都留有创作时间和地点的落款，篇篇熠熠生辉。

细细读来，有的诗写在安静的月夜，有的诗句匆匆成稿于青纱帐中，还有的诗是在病中艰难提笔……

从湖南来到延安时，陈辉兴奋极了，满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，坚信革命终将迎来胜利的曙光。他在诗作《十月》中写道——

十月——胜利
十月——光明
十月——歌声
十月——的人民
咆哮着
向着法西斯蒂
向着暗夜
向着匪帮……
离开延安，奔赴晋察冀当记者时，陈辉针对当时一些人存在的抗日悲观情绪，创作了诗歌《献诗——为伊甸园而歌》——

那是谁说
“北方是悲哀的”呢？
不

我的晋察冀呵
你的简陋的田园
你的朴质的农村
你的燃着战火的土地
它比
天上的伊甸园
还要美丽
……
也许吧
我的歌声明天不幸停止
我的生命
被敌人撕碎
然而
我的血肉呵
它将
化作芬芳的花朵
他以“血肉化花”的浪漫想象，用缤纷的色彩诉说着为革命献身的坚定无畏。

当亲密战友牺牲时，陈辉悲愤不已，含泪写下了2000多行的长篇叙事诗《红高粱》，真实记录了战友牺牲的战斗场景。他在诗的后记中写道：“如果能够表现出这个十九岁的青年，为祖国战死的孩子的精神的万分之一的話，我就高兴了。”

……

陈辉的文字有着超越时空的生命力。诗人田间与吉狄马加尽管身处不同年代，但是他们都由衷地欣赏陈辉的这段话：“我要给诗以火星一样的句子，大风暴一样的声音，炸弹炸裂的旋律，火辣辣的情感，粗壮的节拍，为了更好地为世界，而斗争着的世界而歌！”

或许，这就是诗人之间心灵的互通和敬惜。

在诗人吉狄马加的眼里，陈辉是“大诗人”。他说：“当把一个诗人还原到他的时代，他的作品仍然能回荡出那个时代最本质的旋律，同时其作品还能继续在时间的深处閃耀着恒久的光芒，这就是大诗人。”

受限于特殊年代的条件，陈辉存世的照片极少。202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陈辉诗选》一书，在扉页的“作者简介”上方写道：“由于没有找到可确定的作者遗像，这里遗憾空缺。”

笔者有幸寻到陈辉考入湖南省立第三中学时的学籍簿，上面存有他的入学照。照片上的少年不过12岁，有着超出年龄的沉静。他身着深色的中式长衫、留着齐整的马黑短发，衬得面庞愈发端庄。眉舒展间，仿佛挺拔的山石，沉静里透着坚韧。

“那件大棉袄又旧又破，腰里系着麻绳，头上扣着毡帽，脚穿露着脚趾的布鞋，一张又黑又瘦的干巴脸，乍看就像当地的小羊倌。”1943年前后的冬天，陈辉的同学兼战友、作家何辛，在涞水县见到陈辉，回忆起当时的情景。“但是，他那睿智有神的眼晴，却閃烁着坚

毅、明亮、自信的光芒，使我感到他已经锻炼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钢铁战士。”

战斗在远离故乡的地方，陈辉思念母亲，心念三湘故土，《母亲》《守住我的战斗的岗位》等诗歌在笔端流淌；他赞美人民和土地，歌颂祖国，在《吹口哨的人》等篇章中，感情充沛深沉；他也期待爱情，控诉战争，不仅在《夏娃和亚当》一诗中讲述了动人的爱情故事，还写下了《一个日本兵》，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，表现出对战争、对人类命运的深层思考。

从“爱母亲”到“爱人民”，从“爱家乡”到“爱祖国”，从“小我”到“大我”，陈辉的精神一步步升华，他的诗歌逐渐表现出恒久的生命力。

“祖国呵，在敌人的屠刀下，我不会滴一滴眼泪，我高笑，因为呵，我，你的手大脚大的儿子，你的守卫者，他的生命，给你留下了一首，无比崇高的‘赞美词’”

1945年2月8日，涞涿平原的清晨比往常更冷一些。

韩村堡坐户王德成的小院里，灶膛的余温烘暖了半间西屋，陈辉和通信员王厚祥正裹着薄被休息。

此时，中国人民的抗战正处于黎明前的黑夜，日军开始了垂死的挣扎，因而对我根据地军民的进攻与屠杀更加凶残、疯狂。他们贴出悬赏告示，收买叛徒，决心活捉陈辉。

陈辉是夜里到的，他病倒了，连续的奔波让身体发起高烧。殊不知，此时小院外面已经悄悄围拢了100多名日伪军。

房东大娘摸黑起了灶，煮好一碗面，还磕了两个荷包蛋，淋上半勺香油——这在缺油少粮的年月，是庄稼人能拿出的最珍贵的招待。

陈辉刚把碗端起来，木门“哐当”一声被踹开了。两个特务闪进了屋子，举起枪狞笑道：“陈辉，你跑不了啦！”

生死就在一瞬间，陈辉借着放碗的动作，手往炕沿一探，抓起早已上膛的手枪。“砰！”子弹打中其中一个特务的手腕，两个特务慌忙转身就跑。可院子外，敌人的包围圈早已织成密网——墙头、房顶、柴垛后，枪栓拉动的“哗啦”声连成一片。

陈辉和王厚祥只能守在屋里，顽强抗击。敌人一时没法靠近，外面射进来的子弹打在墙上、地上，激起尘土簌簌。

敌人没辙，竟把手榴弹从窗户扔进来。“轰！”气浪掀起了家具，陈辉和王厚祥都挂了彩。陈辉咬着牙喊：“要设法冲出去！”翻过墙头就是树林，就有了生存的希

望。他们连续扔出两枚手榴弹，借着手榴弹爆炸后弥漫的硝烟冲出西屋，来到院子里。然而，敌人密集的子彈，又迫使他们不得不分别隐蔽到东西两个耳房里。

敌人很快扒开了屋顶，将一捆捆点燃的秫秸“呼”地甩进来，房梁立刻蹿起火苗。陈辉的棉衣烧着了，头发、眉毛也被火燎焦，他却顾不上扑打。这时，手枪里仅有的几发子弹也打光了，枪膛已经滚烫。

一个战士
把子弹打完了
就把血灌进枪膛里
……
枪断了
用刺刀、手榴弹
手榴弹爆炸了
用手、牙齿……
敌人不能活捉我
当他们捉住我的时候
也正是我把生命
最后交给土地的时候
这是陈辉此前写下的诗句，也是他此刻的心迹。

“拼了！”陈辉拖着伤腿往门口挪，刚跨出门槛，两个特务就扑上来环抱住他的腰。陈辉猛地弓腰发力，手摸向腰间，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……枪声、爆炸声震碎了清晨的宁静，陈辉倒在了血泊里。王厚祥也被敌人抓住后残酷地杀害了。

陈辉牺牲后，敌人凶残地将他的头颅用铡刀铡下，挂在村口的柳树上示众，并将他随身带的几本诗文稿本弄到县城“展览”。几天后，趁敌人不备，当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抢下了英雄的头颅，将其安葬。

诗人陈辉，战士陈辉，在24岁的青春年华，将最后一滴鲜血献给了他热爱的祖国，献给了他深爱的人民。他的誓言，永远地刻进了民族独立的史诗里。

祖国呵
在敌人的屠刀下
我不会滴一滴眼泪
我高笑
因为呵
我
你的手大脚大的儿子
你的守卫者
他的生命
给你留下了一首
无比崇高的“赞美词”

这是陈辉的名篇《为祖国而歌》中的诗句。“他完全实现了自己的誓言，在华北的原野上，为我们的祖国留下了一首‘无比崇高的赞美词’。”作家魏巍说。

历史不会忘记陈辉，祖国、故土和人民也不会忘记陈辉。

在河北涿州，陈辉曾经浴血战斗过的地方，如今矗立着一座庄严的烈士墓，每年清明节都会有人前来凭吊。人们默念墓碑上他的那首诗：英雄非无泪，不洒敌人前。男儿七尺躯，愿为祖国捐……

在陈辉的故乡，湖南常德建起了陈辉公园。公园内绿树成荫，鲜花盛开，陈辉的雕像巍然矗立，目光坚定深远，仿佛在凝望着远方，守护着他深爱的土地。

2021年，央视《经典咏流传》节目中，歌手深情演绎了陈辉的《为祖国而歌》，现场观众无不动容。节目播出后，许多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留言，表达了对陈辉的敬佩和内心的感动。

在网络平台上，创作者们用生动的动画和图片展示他的英雄事迹，有的朗诵陈辉的诗歌，还有的将陈辉的诗歌与现代音乐相结合，传唱英雄故事。

“祖国呵，你以爱情的乳浆，养育了我，而我，也将以我的血肉，守卫你啊！”00后大学生林晓告诉笔者，这是陈辉《为祖国而歌》中的诗句，这首诗也是她最喜欢的一首。“我今年24岁了，阅读陈辉的作品，感悟他的人生，仿佛和英雄在时光重叠中，产生一种心灵上的共鸣……”

（版式设计：周永昊）

人物纪实

长征

第6522期